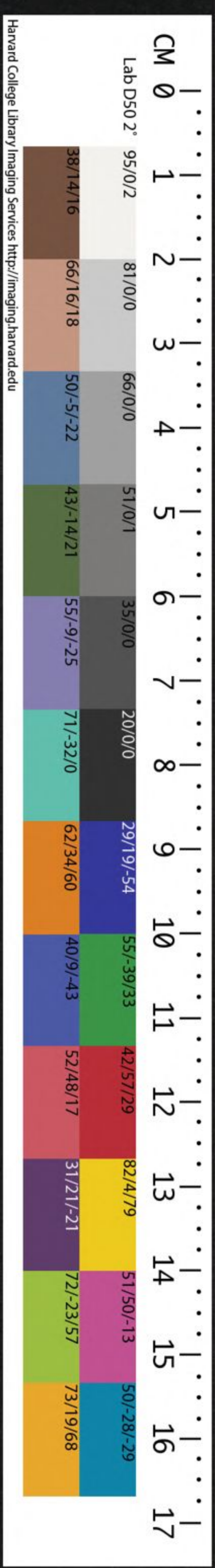


T 2512/4920

31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15 1941



禹鍤葉太史彙纂官板鑑綱卷四十六

塔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唐紀

順宗皇帝

名誦德宗太子在位一年傳位太子純自稱太上皇未幾崩壽四十六葬豐陵○帝不幸嬰疾奸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亦足為賢矣

鑑乙酉二十一年

順宗皇帝

春正月帝崩太子即位時順宗失音

不能決事常居深宮施簾帷獨宦官李忠言昭容

婦官也

牛氏侍左

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

德宗有平一天下之志

德宗大弊有三

范祖禹曰德宗即位之初銳然有平一天下之志四海之內以為不世出之主也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其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二曰委任宦官三曰聚歛貨財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思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以為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剗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墮膽破揣畏姑息唯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專任宦官者思其窮窘則聚歛措剋甚於初矣是以藩鎮疆而王室弱宦官專而國命危貪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綱以韋執誼同平章事王叔文專國政首引執誼為相已用事於

中與相唱和

綱時告哀使未至諸道義成節度使李元素密以遺詔示李師古師古欲乘國喪噬鄰境乃謂將士曰聖上萬福而元素忽傳遺詔是反也宜擊之遂發兵屯曹州且告假道於汴韓弘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為盜耶元素告急弘曰吾在此公安無恐或告曰剪也棘夷也道兵且至矣請備之弘不為之應師古計窮聞上即位乃罷兵吳少誠以牛皮遺師古師古以鹽資少誠潛過宣武界弘皆留之曰此於法不得私相餽師古等皆憚之

鑑以王伾為左散騎常侍王叔文為起居舍人大抵計事叔文依伾伾依忠言忠言依牛昭容轉相交結每事先下翰林使叔文可否然後宣於中書韋執誼承而行之外黨則韓泰柳宗元劉禹錫等主采聽外事謀議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獎曰伊曰周曰

伊周管葛復出

管曰葛備然

寬大貌

自得謂天下無人榮辱進退生於造次惟其所

欲不拘程式其門晝夜車馬如市士大夫畏之道路以目

鑑赦天下諸色逋負一切蠲免常貢之外悉罷進奉貞元之末政

事為人患者如官市五坊訂義

一鵠坊二鵠坊三鵠坊四鷹坊五狗坊閑廐使押之以供時狩犀象

駱駝皆小兒之類悉罷之上在東宮皆知其弊故即位首禁之

綱追陸贄陽城赴京師未至卒德宗之末十年無赦群臣以微譴

逐者不復叙用至是量移追陸贄陽城赴京師二人皆未聞追詔

而卒贄之秉政也貶李吉甫為明州今寧波府長史及贄貶吉甫徙刺

忠州屬重慶府贄門人以為憂而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贄遂與深

交吉甫栖筠之子也韋臯屢表請以贄自代不從

陸贄門人以為憂吉甫以宰相禮事陸贄

追陸贄陽城赴京師德宗十年無赦

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

問漢孔明李

唐順之曰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鍊故其經綸參贊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人所以經綸於世者率亦踈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必陸贄之徒則其於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暗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淡而少

必陸贄功業何如

欲其經綸雖未盡出於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濶大而無漏固不可謂其無人焉而非譎譎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跂而望也

王叔文不以簿書為意

測其所為

武元衡薄王叔文之黨

綱以御史中丞武元衡為左庶子王叔文之黨多為元衡薄之劉禹錫求為山陵儀仗使判官不許叔文又使其黨誘元衡以權利不從由是左遷元衡平一之孫也侍御史竇群奏禹錫挾邪亂政不宜在朝又嘗謂叔文曰去歲李實怙恩挾貴氣蓋一時公當此時逡巡路傍乃江南一吏耳今公一旦復據其地安知路傍無如公者乎其黨欲逐之韋執誼以群素乏彊直名止之

安知路傍無如公

王叔文獨有憂色

黃裳十年不遷

豈得以一官相買

講經何為預他事

綱上疾久不愈以廣陵王淳為太子更名純百官覩太子儀表大喜相賀有感泣者而王叔文獨有憂色先是杜黃裳為裴延齡所惡留滯臺閣十年不遷及其壻韋執誼為相始遷太常卿黃裳勸執誼帥群臣請太子監國執誼驚曰文人甫得一官奈何啓口議禁中事黃裳勃然曰黃裳受恩三朝豈得以一官相買乎拂衣起出至是執誼恐太子不悅故以陸質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為寡人講經義耳何為預他事質懼而出質即淳也避太子名而改之

陸淳有功於春秋

名在八司馬之冠

陸淳學不治心

胡寅曰陸淳有功於春秋而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恃哉蓋窮經者而不歸之理義則經必不明索理義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然太子所謂講經何預也善誦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淳學不治心不自正是罔知所對耳

綱賈耽鄭珣瑜病不視事耽以王叔文黨用事惡之稱疾不出故

索飯同食閣

中杜佑高郢心

知不可

豈可復居此

位

二相皆天下

重望

事丞相方食百寮無敢謁見叔文至中書欲見執誼直省以舊事

告叔文怒叱之直省懼入白執誼慙赧起迎叔文就閣語良久叔

文索飯執誼遂與同食閣中杜佑高郢心知不可而莫敢言珣瑜

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

重望相次歸卧叔文等益無所忌

綱五月以王叔文為戶部侍郎俱文珍等惡其專權削去翰林

之職叔文驚曰叔文日至此商量公事若不得此院職事則無因

而至矣王伾即為疏請乃許三五日一入翰林叔文始懼

綱六月貶羊士諤為寧化縣名屬汀州府尉士諤為宣歙巡官以事至長

安遇叔文用事公言其非叔文怒欲斬之執誼不可遂貶焉執誼

初為叔文所引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

為異同輒使人謝叔文曰非敢附約乃欲曲成兄事耳叔文詬怒

不之信遂成仇怨

綱韋臯表請太子監國曰陛下哀毀成疾請權令太子親監庶政

又上太子牋請奏聞王叔文等過惡斥逐群小使政出人主則四

方獲安俄而荆南裴均河東嚴綬牋表繼至意與臯同而和黨震

懼

尹起莘曰以中制外則順以外制中則逆以朝廷制方國則順以方國制朝廷則逆方是之時順宗父疾群小用事中外皇皇莫知所為韋臯功名素著遠伸正議既而諸鎮效之邪黨為之震懼人心恃以無恐宗祚鼎安其有功於唐室多矣然而於勢為逆於理為不順不可以為後法也

綱王叔文以母喪去位韋執誼益不用其語叔文怒與其黨謀起

復斬執誼而盡誅不附已者王伾日詣宦官及杜佑請起叔文為

相總北軍坐翰林中疏三上不報知事不濟忽叫曰伾中風矣遂

輿歸不出

裴均嚴綬意與臯同

韋臯遠伸正

議

韋臯有功於

唐

鑑秋八月庚子。制令太子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徙居興慶宮。貶

王伍開州今夔州府開縣司馬。王叔文渝州今重慶府司戶。伍尋病死。貶所明

年賜叔文死。乙巳。憲宗即位於宣政殿。

韓愈曰：順宗之為太子也，留心藝術，善隸書。德宗工為詩，每賜大臣方鎮詩制，必命書之。性寬仁，有斷禮重師。傅必先致拜，從幸奉天。賊泚逼，常身先禁旅，乘城拒戰，督勵將士，無不奮激。德宗在位歲久，稍不假權宰相。左右倖臣如裴延齡、李齊運、韋渠牟等，因間用事，刻下取功，而排陷陸贄、張滂、輩人，不敢言太子從容論諍，故卒不任。延齡、渠牟為相，常侍宴魚藻宮，張水嬉，彩服雕靡，宮人引舟為權歌，絲竹間發，德宗驩甚。太子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每於敷奏，未嘗以顏色假借宦官居儲位二十年。天下陰受其賜，惜乎寢疾，踐祚近習弄權，而能傳政元良，克昌運祚，賢哉！

綱昇平公主獻女口。上曰：上皇不受獻，朕何敢違。遂却之。荆南獻

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禾神芝，皆虛美耳。所以春秋不書祥瑞，

自今勿復以聞。珍禽奇獸，亦毋得獻。

鑑西川節度使南康今贛州府忠武王韋臯卒。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

引詩人好樂無荒為對

憲宗却貢獻

賢憲宗所寶惟

求節鉞訂義

節編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長一尺，數尺鉞，大斧也。節以專殺鉞，以專斷。節鉞必上賜，示征伐。自天子出，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受

徵阻兵自守。

綱臯在蜀二十一年，重加賦歛，豐貢獻以結王恩。厚給賜以撫士

卒，以是得久安其位。士卒樂為之用。服南詔，推吐蕃府庫既實，時

寬其民。三年一復租賦，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及卒，畫像以為

土神，祀之至今。

綱始令史官撰日曆，從監脩國史韋執誼之請也。

綱冬十一月，貶韋執誼為崖州司戶。叔文敗，執誼亦自失形勢，奄

奄無氣，聞人行聲輒惶悸失色，以至於貶。

鑑十二月，以劉闢為西川節度副使，知節度事。上以初嗣位，力未

能討故也。

綱以韋丹為東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上疏曰今釋闢不誅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惟兩京耳此外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丹鎮東川

憲宗皇帝

名純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為宦者陳志弘等所弑諱言樂發暴崩壽四十三葬景陵○帝剛明果斷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群議卒收成功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足為中興之主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惜哉

綱丙戌元和元年春正月太上皇崩

綱劉闢既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

東川西川山南西道也上不許闢遂

黃裳獨請討劉闢

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屬四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為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闢狂顛書生取之如拾芥爾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蜀上由是器之戊子命高崇文將步騎五千為前軍與兵馬使李元奕山南

高崇文勇略可用

西道節度使嚴礪同討闢二月礪拔劔州屬保寧府斬其刺史文德昭

我頭豈汝砥石

綱闢初發兵圍梓州也推官林蘊莆田人力諫闢怒將斬之陰戒行刑者使不殺但數礪刃於其頸欲使屈服而赦之蘊叱之曰豎子當斬即斬我頭豈汝砥石耶闢曰忠烈士也乃黜之

林蘊忠烈士

綱時宿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崇文時屯長武城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即行器械糗糧一無所闕軍士有食於逆旅折人七筋者崇文斬以徇劉闢陷梓州執李康崇文引兵趣梓州闢歸康以求自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斬之

高崇文受詔即行

綱上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為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物故謂死也言其同於鬼物而故也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之即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

制藩鎮

黃裳請以法制藩鎮

理也。上深以為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憲宗處置得其理
憲宗中興氣象

尹起莘曰：憲宗承統之初，劉闢反叛，帝能聽用杜黃裳之策，專命一將不置，監軍未幾遂克成都。由其所以處置者得其理，故也。觀綱目所書既簡且明，則知憲宗中興之氣象有自來矣。

帝王勞逸得失何如

鑑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互有得失，何為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故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序，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明主勞於

虞舜所以無為而治
明主勞於求賢而逸於用人

求賢而逸於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訂義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言表箋奏請稱以一石，日夜有程期，不滿不得休息。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

訂義魏文帝一日猝至尚書門，陳矯跪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慙回車。

隋文帝衛士傳餐

訂義隋文帝每臨朝，或至日，必皆無補於當時。

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勤且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其言。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得其大者而已。

王者修己任賢
王者操執綱領

憂勤所以無為
無逸人君之法具

胡寅曰：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必有其事。苟無其事，何所憂勤。古之人君，既得賢才，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卿在前，史在左右，諫諍七人，訓誥救誨而無怠。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往行與夫民之疾苦而無怠。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違，慮夫榮辱，慎而後出，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逸遊畋，有銘戒箴諫，又有賢妃淑女，警戒相成，味爽不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乃所以端拱無為也。是故勤勞者非程書傳餐之謂也，無為者非遺棄萬務之謂也。稽無逸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

鑑三月，劉闢將邢泚引兵遁去。高崇文入屯梓州。

綱夏四月，以高崇文為東川節度副使。韋丹至漢中，表言高崇文

唐策試制舉之士

瑛瑋簸揚淘汰

君子樂行其道

元楨請復正牙奏事

李異理財繼劉晏

客軍遠閩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故有是命

策試制舉之士於是元稹獨孤郁白居易蕭俛沈傳師出焉

胡寅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妻必深詔中外精求多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召試殿庭而親策以當時之急務其言可采就加任使則瑛瑋之才不因於簸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訂義** 簸之揚之糠粃在前淘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擇之有所棄斥者

以元稹獨孤郁蕭俛為拾遺元稹上疏曰自古人君即位之初

必有敢言之士苟受而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小人亦貪得其利

不為回邪拒而罪之則君子括囊以保身小人迎合以竊位十步

之事皆可欺也得無亂乎因條奏請次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

時貢獻等十事又勸上早擇修正之士輔導諸子上頗嘉納之

以李異為度支鹽鐵轉運使自劉晏之後居財賦之職莫能繼

之異掌使一年征課所入類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

十萬緡

六月高宗文破鹿頭關在成都府德陽縣北連戰皆捷秋七月詔征蜀諸

軍悉取崇文處分

八月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初師古有異母弟曰師道常踈斥

在外不免貧窶師古私謂所親曰吾非不友也吾年十五擁節旄

自恨不知稼穡之艱難况師道復減吾數歲吾欲使之知衣食所

自來且以州縣之務付之計諸公必不察也及疾篤師道時知密

州好畫及感音栗策音栗師古謂判官高沐李公度曰我死子必奉

師道為帥但師道不務訓兵理人專習賤事果堪為帥乎幸審圖

之師古卒二人逆師道奉以為帥久之朝命未下或請出兵掠四

境高沐固止之請輸兩稅申官吏行鹽法奉表京師杜黃裳請乘

其未定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以師道為留後

憲宗不用黃裳良計

胡寅曰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憲宗不用黃裳良計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從容指麾

鑑九月高崇文又敗劉闢之衆於鹿頭關長驅直指成都所向崩潰軍不留行辛亥克成都劉闢帥數十騎西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等追及擒之崇文入成都屯於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驚珍寶山積秋毫不犯檻劉闢送京師并獲其黨誅之餘無所問從容指麾以手指披一境皆平

高崇文禮薦章阜參佐

綱初知邛州屬四崔從以書諫闢發兵攻之從固守得免章阜參佐皆素服請罪崇文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為將相

高崇文獨識段文昌

崇文義不為此

未敢奉薦闢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豎當以撫百姓為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豈天子之意邪崇文義不為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

指授懸合事宜

鑑杜黃裳建議征蜀及指授高崇文方略皆懸合事宜及蜀平宰相入賀上目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有功不處

處功名之正法杜黃裳披襟獎詔

唐徵山人李渤為左拾遺

胡寅曰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位在諫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已則民作忠是以自古人臣立勲建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如是是在已不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力之有焉者處力名之正法非詭對也王濬不知此義上表自明杜黃裳不知此義披襟獎詔曠闕多矣

古人心無二用

李渤尚論景行未詳

綱冬十月以高崇文為西川節度使柳晟為山南西道今漢中府節度

至然朝政有得失輒附奏陳論

胡寅曰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之囂囂然也初無毫髮當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堯舜君民之心孔明則草廬中不求聞達及聞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

使晟至漢中。府兵討劉闢。還未至城。詔復遣戍梓州。軍中怨怒。謀作亂。晟聞之。疾驅入城。慰勞之曰。汝曹何以得成功。對曰。誅反者。劉闢耳。晟言闢以不受詔命。故汝曹得以立功。豈可復使他人誅汝。以為功邪。眾皆拜謝。請詣戍所。

常呼司徒而不名

綱丁亥二年春正月。上以杜佑高年。重德禮重之。常呼司徒而不名。佑以老疾請致仕。詔令佑每月一再入朝。因至中書議大政。

黃裳有經濟大畧

鑑以杜黃裳同平章事。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報德惟在進賢。取筆疏三十餘人。

鑑以戶部侍郎武元衡為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李吉甫為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吉甫聞之感泣。謂中書舍人裴垪音計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為我言之。垪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

李吉甫得人

之間。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為得人。

君子之高政

得人之譽歸吉甫

胡寅曰。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芥之憾。於裴垪。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刻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為已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垪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斬。知人之明。雖在裴垪。得人之譽。乃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訾耶。

鑑夏楊惠琳知夏綏留後元蜀劉闢也既平。藩鎮惕息。多求入朝。鎮

海節度使李錡亦不自安。求入朝。上許之。錡實無行意。屢上表稱

疾。請至歲暮入朝。上以問宰相武元衡曰。陛下初即政。錡求朝。則

朝求止。則止。可否在錡。將何以令四海。上以為然。下詔徵之。錡計

窮。遂謀反。兵馬使張子良與牙將裴行立執錡械送京師。有司籍

錡家財輸京師。翰林學士裴垪上言。以為李錡僭侈。刻剝六

州之人。以富其家。今輦輸上京。恐遠近失望。願以逆人資財。賜浙

唐以李錡資財賜浙西百姓

西百姓代今年租賦。上嘉歎久之。即從其言。

綱群臣入賀。上愀然曰。朕之不德。致宇內數有干紀者。朕之愧也。

何賀之為。宰相議誅錡。大功以上親。兵部郎中蔣乂曰。錡大功親。

皆淮安靖王名神通之後。淮安有佐命之功。陪陵享廟。豈可以末孫

為惡而累之。又欲誅其兄弟。乂曰。錡兄弟故都統國貞之子。國貞

死王事。訂義國貞為絳州行營都統。治軍嚴突。將王元振殺之。后元振為郭子儀所誅。豈可使之不祀。

乃皆流貶。有司請毀錡祖考家廟。中丞盧坦言。昔漢誅霍禹。不罪

霍光。先朝誅房。遺愛不及玄齡。况以錡為不善。而罪及五代祖乎。

乃不毀。

綱夏四月。以武元衡為西川節度使。高崇文為邠寧節度使。崇文

在蜀。暮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屢上

表稱蜀中安逸。無所陳力。願效死邊陲。故有是命。

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

庶幾二祖道

德風烈

斯言朕將書紳

鑑帝常稱太宗玄宗之盛。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何行而至此。

李絳曰。陛下誠能正身勵己。尊道貴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

敬而信。無使小人參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如是則

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興。夫何遠之有。帝曰。美哉斯言。朕將書紳

綱昭義節度使盧從史。內與王士貞。劉濟通。而外獻策。請圖山東。

擅引兵東出邢洛。上召令還。從史不時奉詔。久之乃還。上召李絳

語之曰。朕與鄭絪議。敕從史歸上黨。續徵入朝。絪乃泄之於從史。

使稱上黨乏糧。就食山東。負朕乃爾。將何以處之。對曰。審如此。城

族有餘矣。然絪從史必不自言。陛下誰從得之。上曰。吉甫密奏。絳

曰。縉紳之論。以絪為佳士。恐必不然。或者同列欲專朝政。疾寵忌

前。願陛下孰察之。上良久曰。非卿言。朕幾誤處分。

鑑帝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李絳曰。治

鄭絪佳士。鄭絪恐必不然。非卿言幾誤處分。

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位初任。姚崇宋璟。屬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慾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人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也。

鑑上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晝度夜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上善其言而止。

綱上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群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

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胡寅曰。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及聞李絳之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舜聞善。沛然若决江河。所以為法。可傳。憲宗未必及舜。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悞諫之失。故易於納善。可謂知所監法。其中興宜哉。

綱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居易作樂府百餘篇。規諷時事。流

聞禁中。上悅之。故有是命。

鑑是歲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除鳳翔鄜坊淮西淄青等十

五道訂義。曰京畿道治西京城內。曰都畿道治東都。曰關內道以

道治魏郡。曰隴右道治西平。曰山南東道治襄陽。曰山南西道治漢中。曰江南東道治吳郡。曰江南西道治豫章。曰劍南道治蜀郡。曰淮南道治廣陵。曰黔中道治黔中。曰嶺南道治南海。七十一州。不申戶口外。每歲賦稅倚

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萬戶。比天寶稅戶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

憲宗從諫如轉圜。人君莫大於善易入。憲宗心易於納善。
唐以白居易為翰林學士。白居易作樂府規諷時事。
李吉甫上元和國計簿。

十三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

李吉甫可錄之善

劉友益曰吉甫心迹未為純臣。然訪裴均。以人物上國計簿。使人主知艱難。皆可錄之善也。

綱 戊子三年春正月。大赦。禁長吏詣闕進奉。知樞密院劉光琦奏。分遣中使。齎敕詣諸道。意欲分其饋遺。學士裴均。李絳奏。敕使煩擾。不若但附急遞。上從之。中丞盧坦奏。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敕進奉。上召坦褒慰之曰。朕已釋之。不可失信。坦曰。赦令宣布海內。陛下之大信也。晟等不畏陛下法。奈何存小信。棄大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盧坦彈柳晟閻濟美進奉

胡寅曰。柳晟閻濟美之敢違赦令。乃見主心之微。而中其所欲也。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遣吏考覈。以其物代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懲。今但歸所進於有司。憲宗之業於此不終。亦可見其微矣。

綱 夏四月。策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人。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

皆指陳時政之失。無所避。考官楊於陵。韋貫之。署為上第。上亦嘉之。李吉甫惡其言直。泣訴於上。且言湜學士。王涯之甥。涯與裴均覆策。而不自言。上不得已。罷均。貶貫之。涯於陵等官。僧孺等久之不調。各從辟於藩府。

盧坦揖退裴均

綱 以裴均為左僕射。均素附宦官。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而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肅宗時。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白居易上疏曰。牛

姚南仲不交權倖

僧孺等。直言時務。而遭斥逐。楊於陵等。以收直言而坐譴謫。盧坦以舉職事。而黜庶子。此數人皆今之人望。天下視其進退。以上時

數人今之人望

之臧否者也。一旦無罪。悉踈棄之。上下杜口。衆心恟恟。陛下亦知之乎。

綱 秋七月。以戶部侍郎裴均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初。德宗不任

為理之要先
正心

裴增定稅法
何如

裴增賞諫官

裴增器局峻
整

裴器不私故
人

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是裴延齡輩得用事上在藩邸心固

非之及即位選擢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增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

猶藉輔佐以成其理况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增亦竭誠輔佐

上嘗問增為理之要何先對曰先正其心舊制民輸稅有三一曰

上供供朝也二曰送使送本道節度觀察使也三曰留州存留為本州用也建中初定

兩稅時貨重錢輕是後貨輕錢重民所出已倍其初謂民輸本色

也其留州送使者所在又降省估公估也私估也就實估私估也以重斂於

民及增為相奏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用省估其觀察使先稅所

理之州以自給不足然後許稅於屬州由是江淮之民稍蘇先是

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增獨賞之增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

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增資給優厚從容款狎其人乘間求京兆

判司增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有

賢相愛君之
至

裴增忠于事
君

裴增不負相
職

唐遣鄭敬等
賑恤諸道

潘孟陽飲酒
遊山

李藩批勅
李藩宰相器

裴增喜批勅
給事

宰相所難能

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增則必不可

范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諍為已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諫其君此愛君之至也不賢者反是若裴增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業矣

鑑已丑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命左司郎中鄭敬等為江淮二浙

荆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

皆籍其數惟調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效潘孟陽飲

酒遊山而已訂義孟陽登博學宏詞科唐元和初除鹽鐵轉運副使詔傳驛視江淮財賦并察諸路治否孟陽所

至命官賓客留連娼樂名譽大損

綱鄭網罷以李藩同平章事藩給事中制勅有不可者即於黃紙

後批之吏請更索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勅裴增薦藩有

宰相器上擢為相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胡寅曰裴增賞論事諫官喜批勅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增何以能爾觀其告憲宗正心之言則知增之方寸不為利回不為義

疾矣

憂先於事故
無憂

憲宗勤恤民
隱之意

唐贖魏徵故
第賜其家

魏徵有治致
太平之功

綱閏三月上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言欲令實惠及人無
如減其租稅宮人數廣宜簡出之諸道橫歛以充進奉南方多掠
良人賣為奴婢皆宜禁絕上悉從之制下而雨絳表賀曰乃知憂
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尹起莘曰元和之初政事清明故南方旱飢隨卽遣使賑恤至是又行蠲租等事則憲宗勤恤民隱之意為何如哉

綱詔贖魏徵故第賜其家徵玄孫稠貧甚以故第質錢於人平盧
節度使李師道請以私財贖出之白居易奏言事關激勸宜出朝
廷師道何人敢掠斯美望勅有司以官錢贖還之上乃出內庫二
千緡贖以賜稠仍禁質賣

尹起莘曰魏徵輔佐文皇有治致太平之功不幸子孫貧窶質其故廬憲宗雖能因居易之言贖而賜之然所以錄用其後而賑恤之者殊未之聞也

綱立鄧王寧為皇太子李絳等奏曰陛下臨御四年儲闈未立非
所以承宗廟重社稷也故有是詔

綱夏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進銀器均有中人之助於德音
後首進銀器千五百兩李絳白居易等言均欲以此嘗陛下願却
之上遽命出付度支尋密諭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
臺有訪問者輒以名聞居易復以為言上不聽

胡寅曰任宦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期格其非如晉元帝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不去病源而徒飲藥何益哉

綱上欲輩河北諸鎮世襲因也子孫世世因祖之弊乘王士貞死

欲自朝廷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均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

有功於國武俊士貞父陛下前許師道元年李師古卒其弟師道自立杜黃裳請乘其未定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由是議久

而分之上以劉闢未平因遂許師道為留後

李白請却進
奉

張伯李絳諫用兵河北

不決。上以問諸學士。李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或恐未能成德軍。今直定府自武俊以來，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人情貫習。也熟不以為非。况承宗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范陽劉田季魏博安易定張茂昭淄青李師道，以地相傳，與成德同體。彼聞成德除人，必內不自安，陰相黨助，未可輕議也。

唐毀安國寺碑樓堯舜禹湯未嘗立碑

綱六月吐突承璀盛脩安國寺，奏立聖德碑，先構樓，請敕學士撰文。上命李絳為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脩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耶。上命曳倒碑樓。承璀言樓大不可曳，請徐毀撤。上厲聲曰：多用牛曳之。承璀乃不敢言。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憲宗改過不吝

尹起莘曰：凡茲邪小人，每以諛佞之事，蠱惑其君，非有忠臣賢士指言其非，未有不自為所移者。承璀欲立碑頌德，憲宗既可其請，一聞李絳之言，毀之，惟恐或後此亦可謂改過不吝者。書毀安國寺碑樓，其所以增光憲宗之德，久而不朽者，豈不遠勝勝碑

樓之立乎

獨至藍田與別

綱秋七月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今廣平樂府尉憑親友無敢送者。櫟陽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君送楊臨賀，誠謂厚矣。無乃為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君知獎，今日遠謫，豈得不與之別。借如明公，他日為讒人所逐，晦敢自同路人乎。德輿嗟嘆，稱之於朝。後數日，李夷簡奏為監察御史，謂之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徐晦不負楊臨賀

李絳請討淮西

問李絳諫用兵河北請討淮西何如

綱時吳少誠病甚，李絳等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正其時，萬一不從，可議征討。願赦承宗，以收鎮冀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今信陽州蔡今汝寧府之利。

綱九月上，密問諸學士曰：今欲用王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濟

南棣今濟南府二州更爲一鎮何如李絳等對曰德棣隸成德日

久一旦割之恐其憂疑怨望萬一旅拒倍難處置不若使弔祭使以其私諭承宗令其表請幸而聽命於理固順若其不聽體亦無損既而承宗以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上遣裴武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以德州刺史薛昌朝王氏壻用爲保信軍節度領德棣二州田季安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上以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垵家明日乃入見上怒甚欲貶之絳曰武昔陷李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姦回蓋承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而鄰道不欲其然計必有陰行間說使不得守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若抵武罪使後奉使者以武爲戒苟求便身率爲依阿兩可莫肯盡誠况垵武久處朝廷諳

裴武守節不屈

練事體豈有使未復命而先宿宰相家乎此殆讒人中傷之言願陛下察之上遂不問

綱以許孟容爲京兆尹左神策軍吏李昱貸長安富人錢不償孟容收捕械繫立期使償白期滿不足當死中尉訴於上上遣中使宣旨送本軍孟容曰臣不奉詔當死然臣爲陛下尹京畿非抑制豪強何以肅清輦下錢未償李昱不可得上嘉其剛直而許之京城震栗

許孟容抑制豪強

鑑冬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瓘爲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國家征伐當貴成將帥近歲始以中使爲監軍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者也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節度使即承瓘乃制將也及文諸軍招討處置使即承瓘乃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

白居易論中官爲制將都統

制將都統自陛下始乎。已亥吐突承瓘將神策兵發長安命桓州四面藩鎮各進兵招討。

綱李絳嘗極言宦官驕橫侵害政事。讒毀忠良。上曰。此屬安敢為。讒就為之。朕亦不聽。絳曰。此屬大抵不知仁義。不分枉直。惟利是嗜。得賂則譽。踞柳下躋楚莊王弟為蕪良拂意則毀。龔名黃為貪暴。能用傾巧之智。構成疑似之端。朝夕左右。浸潤以入。陛下必有時而信之矣。自古宦官敗國者。備載方冊。陛下豈得不防其漸乎。

綱十一月田季安取堂陽今順德府時季安聞承瓘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為之奈何。其將有超伍。請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曰。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乃天子自

譚忠說田季安伐趙何如

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能不耻且怒乎。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如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屏障。遺魏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成矣。季安曰。善。遂與趙陰計。得其堂陽。

范祖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議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為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將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憲宗一將承瓘。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綱庚寅五年春正月。盧龍節度使劉濟將兵討王承宗。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無之。濟怒。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為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比邊。濟乃召忠問計。忠曰。天子伐趙。君坐不動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人得以藉

譚忠激劉濟討趙何如

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見德於趙。而惡聲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濟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狗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饒陽。

府定

劉友益曰。取堂陽。拔饒陽。東鹿皆取承宗地也。惟劉濟書爵書討何。劉濟誠也。然則取堂陽。譚忠所教也。忠亦教人以偽。歟。忠之計。所以破超。伍者之請也。使所請得行。唐兵其危哉。

譚忠破超伍之請

吐突承瓘至行營。威令不振。與承宗戰。屢敗。大將軍鄴定進戰。死軍中。奪氣。

賤元稹為江陵士曹。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監察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廷以為不可。罰俸召還。至敷水驛。有內侍後至。破驛門入。擊稹傷面。上復引稹前過。賤之。李絳崔群言。稹無罪。白居易言。中使陵辱朝士。中使不問。而稹先賤。恐自今中使出

外益暴橫。又稹為御史。多所舉奏。不避權勢。切齒者衆。恐自今無人肯當官執法。有大姦猾。陛下無從得知。上不聽。

元稹忠直。切憲宗不能長育人材。

胡寅曰。元稹論事。忠直。割切一為內侍所辱。憲宗從而重譴之。稹經挫折。不克固守。遂與賢人君子為仇。敵自毀。亦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與。

三月。吐突承瓘誘盧從史。執送京師。以烏重胤為河陽節度使。初。從史陰與王承宗通謀。上甚患之。會從史遣牙將王翊元入奏。

裴垪與王翊元言為臣之義

事。裴垪引與語。為言為臣之義。微動其心。翊元遂輸誠。言從史陰謀。及可取之狀。垪令翊元還本軍經營。遂得其都知兵馬使烏重胤。欵要垪言於上。請取從史。上許之。承瓘乃召從史入營。與博。伏壯士擒縛之。馳詣京師。昭義士卒聞之。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斬。遂皆散。上嘉重胤功。欲即以爲昭義帥。李絳以為不可。請授重胤河陽。上乃以重胤鎮河陽。而徙

李絳以為不可

河陽節度使孟元陽鎮昭義。貶從史為驩州司馬。

鑑秋七月王承宗遣使自陳。為盧從史所離間。乞輸貢賦。請官吏

許其自新。李師道等數上表請雪承宗。朝廷亦以師久無功。制洗

雪承宗。以為成德軍節度使。悉罷諸道行營將士。

綱九月。罷吐突承璀為軍器使。從裴垪李絳之言也。中外相賀。

鑑以權德輿同平章事。上問宰相以為政寬猛何先。德輿對曰。秦

以慘刻而亡。漢以寬大而興。太宗觀明堂圖。禁杖人背。是故安

史思以來。屢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而亡。由祖宗仁政結於人心。人

不能忘故也。然則寬猛之先後可見矣。上善其言。

綱冬十二月。以呂元膺為鄂岳觀察使。元膺嘗欲夜登城門。已鑰

守者不為開。左右曰。中丞也。對曰。夜中誰辨真偽。雖中丞亦不可

元膺乃還。明日擢為重職。

為政寬猛何先

寬猛先後可見

夜中誰辨真偽

居易志在納忠

居易完節自高

憲宗欲遊獵且止何如

鑑是時每有軍國大事。必與諸學士謀之。嘗閱月不賜對。李絳謂

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

飽食不言。自為計得矣。如陛下何有詔。明日對便殿。

綱白居易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密召絳謂曰。居易小臣

不遜。須令出院。絳曰。陛下容納直言。故群臣敢竭誠無隱。居易言

雖少思。志在納忠。陛下今日罪之。臣恐天下各思箝口。非所以廣

聰明昭聖德也。上悅。待居易如初。

歐陽脩曰。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亦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積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摧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綱上嘗欲遊獵苑中。至于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

止。絳嘗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上作色曰。卿言太過。絳泣

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愛身不言。是臣負

李絳言人所不能言
李絳真忠臣

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真忠臣也。他日盡言。皆應如是。遂以為中書舍人學士。如故。

鑑李絳嘗從容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皆國家政令所不及。河隍數千里。淪於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財爾。不然。朕宮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邪。

胡寅曰。三鎮不臣。河隍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脩。政有未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非難事也。汲汲聚斂。適為累耳。絳若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乎。

李藩諫求神

辛卯六年春二月。李藩罷為太子詹事。上與宰相語及神仙。李

仙
此古人之明

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李藩之論甚正

胡寅曰。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念始終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誠使憲宗學為王者事。則日月緝熙。知所不足。異端何自而入耶。

綱以李絳為戶部侍郎。上問李絳故事。戶部皆進羨餘。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歛於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况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籍。安得羨餘。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臣不敢踵此弊也。

李絳不進羨餘

李吉甫奏省冗官

鑑夏六月。李吉甫奏。自漢至隋。十有三代。設官之多。無如國家者。天寶以後。中原宿兵。見在可計者八十餘萬。其餘為商賈僧道。不服田畝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勞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坐待衣食之輩也。今內外官。以稅錢給俸者。不下萬員。天下三百餘縣。或以一縣之地。而為州。一鄉之民。而為縣者。甚眾。請敕有司。詳定廢置。吏員可省者。省之。州縣可併者。併之。入仕之塗。可減者。減之。於

是命段平仲韋貫之李絳同詳定。

綱秋九月富平縣名屬西安府人梁悅報父讎殺秦果自詣縣請罪勅復

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宜令都省集議聞奏

職方員外郎韓愈議曰律無復讎之條非闕文也蓋不許則傷孝

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之則人將倚法專殺而無以禁止其端

故聖人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其意將使法吏一斷於

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宜定其制曰凡復父讎者事發具

事申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於是

杖悅一百流循州今廣東惠州府

鑑冬十二月以戶部侍郎李絳同平章事李吉甫為相多修舊怨

上頗知之故擢絳為相吉甫善逢迎上意而絳鯁直數爭論於上

前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二人有隙。

韓愈議復仇何如

聖人丁寧其義於經

李絳鯁直

李絳諫太平為樂

鑑上御延英殿在西安府大明宮內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為樂李

絳曰漢文帝時兵不血刃不治軍旅之事也家給人足賈誼猶以為

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法令所不能制者河南北五十餘州

犬戎腥羶近接涇隴烽火屢警加之水旱時作倉廩空虛此正陛

下宵衣旰食之時豈得謂之太平遽為樂哉上欣然曰卿言正合

朕意退謂左右曰吉甫專為悅媚如李絳真宰相也。

胡寅曰吉甫太平為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喪邦者也夫聖主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然無疆之恤亦未嘗敢忘也惟樂是務則樂未畢而憂及之矣

李絳真宰相

聖主憂其所當憂

鑑上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

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他人得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

職此故也上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卿輩宜用此為戒事有

非是當力陳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吉甫嘗言人臣不當疆

人臣當犯顏苦口

諫使君悅臣安不亦美乎李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

賞罰人主之二柄

李吉甫又嘗言於上曰賞罰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

問李吉甫李絳論賞刑何如

以來惠澤深矣而威刑未震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上顧李絳

王者尚德不尚刑

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始皇

父子乎上曰然

綱于頔入對亦勸上峻刑上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奸臣勸朕峻刑

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李吉甫失

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鑑壬辰七年春正月京兆尹元義方媚事吐突承璀李絳惡其為

人出為鄜坊觀察使義方入謝因言李絳私其同年許季同上曰

李絳不私同

朕諒李絳必不爾明日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

宰相量才授任

年乃四海九州之人偶同科第登科而後相識於情何有宰相職

在量才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姪之中猶當用之况同年

崔群讜言

乎避嫌而棄才是乃使身非狗公也上曰善

翰林舉動皆故事

綱夏四月以崔群為中書舍人上嘉翰林學士崔群讜直命學士

自今奏事必取群連署然後進之群曰翰林舉動皆為故事必如

是後來萬一有阿媚之人為之長則下位直言無從而進矣遂不

奉詔

綱五月詔蠲淮浙租賦上謂宰相曰卿輩屢言淮浙去歲水旱近

有御史自彼還言不至為災如何李絳對曰臣按淮浙諸道奏狀

皆云水旱人流求設法招撫豈肯無災而妄言災此蓋御史欲為

姦諛以悅上意耳上曰卿言是也國以人為本有災當急救之豈

延英談為理之要

李絳策魏博何如

卿揣魏博若符契

鑑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古且反汗透御服。宰相恐上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與處者，獨宮人宦官耳。故樂與卿等。且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鑑秋八月，魏博節度使田季安薨，諸將立其子懷諫為副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以為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今懷諫乳臭子，言其穉也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田氏不為屠肆，則悉為俘囚矣。既而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眾皆憤怒，田與晨入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四拜，請為留後。興度不免，乃謂眾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遷懷諫於外。十月，魏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兩相合也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絳曰：不可。今田興奉其土地兵眾

李絳請受田興節鉞

李絳請厚賜以安魏博

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為請節鉞。節長一尺二寸，凡為使者持之。秦漢以後改為旌幢之形。鉞，大斧也。節鉞必上賜之者，示征伐自天子出也。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非出於上。將士為重，朝廷為輕。機會一失，悔之無及。上從之，以興為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興感恩流涕，士眾無不鼓舞。

鑑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為所與太多，後有此比，將何以給之。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土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惠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上

軍士歡聲如雷 裴度為田興 陳君臣之義

憲宗知所取 與 憲宗能用善 謀

角射 軍莫 及

徙受降城于 天德軍

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欲為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為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交郟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待度禮極厚

范祖禹曰憲宗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然又不過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亦由人心不固而王澤易竭也况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乎

綱癸巳八年春正月以田融為相州刺史賜田興名弘正融興之兄也興幼孤融長養而教之興嘗於軍中角射一軍莫及融退而扶音尺打也之曰爾不自晦禍將及矣故興能自全於猜暴之時

綱夏八月徙受降城於天德軍先是振武河溢毀受降城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石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也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山多瘠土薄石也瘠也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感國二百里也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

李絳不避親故

鑑上嘗於延英殿謂宰相曰卿輩當為朕惜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諳也其才諳者尚不與官不諳者何敢復與但問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偷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典刑誰敢逃之上曰正如卿言

鑑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李絳對曰自古人君所甚惡者莫若人臣為朋黨故小人譖君子者必曰朋黨何則朋黨言之則可惡尋之則無跡故也東漢之末凡天下賢人君子宦官皆

李絳論朋黨

謂之黨人而禁錮之遂以亡國此皆群小欲害善人之言願陛下
深察之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可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
耶

三黨係宗社
存亡

一字空人之
國

胡寅曰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行以氣節以議論窮則相益
達則相推可以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
以邪慝以恩私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而
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故前漢
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
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中侍也唐
之黨指獨孤損崔遠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彛李
振也此三黨者繫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
君子耶夫小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
可瑕疵惟以朋黨目之則人君之暗惑忌刻者必信故用黨一
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舉網竭澤之喻焉憲宗有意於治事功
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
黨疑裴度而於程昇皇甫鎛則不之疑蓋絳度數諫昇鎛順從
是以自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也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
尹成湯師周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心
不違理故無先明後暗始勤終怠之失也

鑑甲午九年春正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罷為禮部尚書

綱初上欲相絳先出承瓘為監軍及絳罷上召還之復以為左神
策中尉

李絳可謂大
臣

范祖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瓘並立於朝故言信於君
行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退使其君用舍以義而不以利不如
是何以為
國之重哉

綱夏五月李吉甫奏復置宥州以備回鶻撫党項上從之先是回
鶻屢請昏朝廷以費廣未許李絳言回鶻凶彊不可無備萬一有
警則非步騎數萬不足抗禦為國家費豈特降主之比哉上不聽

李深之失語
默之宜

胡寅曰李深之既不見庸奉身而退可也以天子而婿夷狄雖
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言之於是昧卑夷之
辯失語默
之宜矣

綱秋七月以岐陽今鳳翔府公主適司議郎杜棕公主上長女郭妃所
生也有賢行杜氏大族尊行不翅數十人公主卑委怡順一同家
人禮度上所賜奴婢奏請納之自市寒賤可制指者閨門肅然不

聞人聲。

鑑閏月彰義今汝寧府節度使吳少陽卒。其子元濟匿喪。自領軍務。十一月。以李光顏為節度使。嚴綬為光申蔡招撫使。督諸道兵進討元濟。

綱初少陽聞吳武陵名。請為賓友。武陵不答。至是以書喻元濟曰。人情一也。足下反天子。部曲亦欲反足下。易地而處。則情可知矣。**綱**乙未十年春正月。詔鄂岳觀察使柳公綽以兵五千授安州刺史李聽。討元濟。公綽曰。朝廷以吾書生不知兵。即奏請自行。許之。至安州。署聽都知兵馬使。選卒六千屬之。戒曰。行營之事。一決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公綽號令整肅。區處軍事。諸將皆服。士卒在行營者。厚給其家。妻淫泆者。沈之於江。士卒皆喜。故每戰皆捷。

諫官爭言不可

宗元請以柳易播

裴度愛我終切

柳宗元作梓人郭橐駝傳何如

綱三月。以柳宗元為柳州今為府刺史。劉禹錫為連州州府刺史。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憐其才。欲漸進之者。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為遠州刺史。宗元得柳州。禹錫得播州屬四。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憂得禹錫。親在堂。萬無

母子俱往理。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上言。上曰。為人子不自謹。貽親憂。此則重可責也。度曰。陛下方侍太后。恐禹錫在所宜矜。上良久。乃曰。朕所言。以責為子者耳。然不欲傷其親心。退謂左右曰。裴度愛我終切。禹錫得改連州。

鑑柳宗元善為文。嘗作梓人傳。以為梓人不執斧斤刀鋸之技。專以尋引規矩繩墨。度群木之材。規棟宇之制。相高深圓方短長之

宜。指麾衆工。各趨其事。不勝任者退之。大厦既成。則獨名其功。受祿三品。亦猶相天下者。立綱紀。整法度。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

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能者進之不能者退之萬國既理而談者獨稱伊傳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不得紀焉其不知體要者反此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听听魚斤切斷斷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是不知相道者也又作種樹郭橐駝傳曰橐駝之所種無不生且茂者或問之對曰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凡木之性其根欲舒其土欲故既植之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時也君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全而性得矣他植者則不然根拳不舒也而土易非故也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挫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故不我若也為政亦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之旦暮吏來聚民而令之促其耕獲督其蠶織吾小人輟饗殮以勞吏之不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

宗元文之有理

吾性耶凡病且怠職此故也此其文之有理者也

鑑吳元濟遣使求救於恒今真定府鄆今鄆城縣王承宗李師道數上表請

裴度還言淮西可取

赦元濟上不從是時諸軍討淮西久未有功五月上遣中丞裴度

詣行營宣慰察用兵形勢度還言淮西必可取之狀且曰觀諸將

李光顏勇而知義裴度知人

李光顏勇而知義必能立功上悅李光顏奏敗淮西兵於時曲上

以裴度為知人

鑑考功即中知制誥韓愈上言以為淮西三小州殘弊困劇之餘

韓愈論淮西事宜

而當天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

不斷爾

蔡功惟斷乃成

朱熹曰韓愈作平淮西碑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亦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是時有以斷而敗者唐德宗是也以其剛愎不明不納人言耳惟憲宗知賊之不可不討裴度不可不任若使理有不明胸中無所見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上看而遺其前後左右殊不濟事

用善惟明乎
實理

胡寅曰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以優柔不斷反
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周亞夫東京錮名
士苻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德宗和
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沮然則斷之為害豈小乎故凡一善
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惟明乎實理則如冬
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其實理而慕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
人君欲明乎實
理惟學而已矣

鑑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說師道
曰天子所以銳意誅蔡者元衡贊之也請密往刺之元衡死則他
相不敢主其謀爭勸天子罷兵矣師道以為然資給遣之六月癸
卯天未明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
顛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其首度羶帽厚得不死京城大
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恒鄆之心上
怒曰若罷度官是奸謀得成朝廷無復綱紀吾用度一人足破二
賊王承宗乙丑以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度上言淮西腹心之
賊李師道

一人足破二
賊

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已討之兩河藩鎮跋扈者將視此為高下
不可中止上以為然悉以用兵事委度討賊愈急

尹起莘曰武元衡躬任討賊之責不以浮議為之動搖觀其叱
去遊說之人不顧詆毀之言與賊為仇誠足以當大臣之職故
雖身死賊手而向忝朕肱之位也夫賢人君子以身許國及其
成功則亦有幸不幸存焉要之不失其正則雖死之年猶生之
日而忠肝義膽直與
天地相為終始焉耳

忠義與天地
相終始

綱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
私第見客度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叅謀議請
於私第見客許之

范祖禹曰自古以來未有聾瞽其大臣而可以為國者也夫疑
之則勿任任之則勿疑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不當疑之
於既用之後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已其未用也輕
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

綱秋七月靈武節度使李光進卒光進與弟光顏友善光顏先娶
其母妾以家事母卒後光進乃娶光顏使其妻奉管鑰籍財物歸

于其姒光進反之曰弟婦逮事先姑先姑命主家事不可易也因相持而泣。

元膺意氣自若

八月李師道遣兵襲東都其小卒詣留守吕元膺告變元膺發兵圍之賊衆突出都城震駭時留兵寡弱元膺坐皇城門部分指使意氣自若都人賴以安。

光顏以身許國

九月以韓弘為淮西都統弘欲倚賊自重不願淮西速平遺李光顏一美婦人光顏辭之曰為光顏多謝相公光顏以身許國誓

光顏誓死無二

不與賊同戴日月死無二矣。

丙申十一年春正月張弘靖罷為河東節度使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上欲許之弘靖以為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恒冀上不為之止弘靖乃求罷從之。

弘靖有大臣之體

范祖禹曰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恒冀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未之思乎

夏四月司農卿皇甫鎛伯各反以無中書權度支始以聚斂得幸。

六月高霞寓大敗於鐵城山名在胡廣德安府城北其山有石如鐵故名僅以身免中

憲宗獨用裴度之言

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獨用裴度之言言罷兵者亦息矣。

京兆為輦轂師表

冬十一月以柳公綽為京兆尹公綽初赴府有神策小將躍馬衝其前導公綽駐馬杖殺之明日入對上怒詰之對曰京兆為輦

汝曹須作意

轂師表今視事之初而小將敢爾唐突此乃輕陛下詔命非獨慢臣也臣知杖無禮之人不知其為神策軍將也上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上退謂左右曰汝曹當作意此人朕亦畏之。

十二月以李愬晟之子為唐今南陽府唐縣屬南陽府節度使愬至唐州知

李愬經畧淮西

士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於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始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為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為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

鑑丁酉十二年春三月淮西人自以常敗高霞袁景二帥輕愬名

位素微遂不為備愬謀襲蔡州遣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

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愬命釋其縛給其衣服器械署為

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擁三千之衆據文城柵在汝寧府

木為為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治為之謀主也光治勇而

輕好自出戰請為公先擒光治則秀琳自降矣戊辰士良擒光治

以歸秀琳果以文城柵降于愬愬慰勞之降其衆三千人秀琳將

李憲有材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

綱夏四月淮西郾城縣名屬開封府降李愬分兵攻下數柵元濟以董昌

齡為郾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

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郾城歸路昌齡

乃舉城降李光顏入據之

綱李愬擒淮西將李祐愬與秀琳謀取蔡秀琳曰公欲取蔡非得

李祐不可如秀琳無能為也會祐帥士卒刈麥於張柴村愬使廂

虞候史用誠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

祐與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其為變多

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謀愬以得賊謀者言祐為

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

賊邪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

順死賢于逆生

取蔡非得李祐不可

李愬厚待李祐

獨全社稷之靈

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翹翹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而已

綱罷河北行營六鎮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回環數千里既無統帥又相去遠期約難一由是歷二年無功李逢吉及朝士多言宜併力先取淮西俟淮西平乘勝取恒冀如拾芥耳上從之

胡寅曰古人有言武不可驕贖武無烈令憲宗能用張弘靖常貫之言專意淮西任裴度以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之以文誥之辭申之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歛衽聽命其有不服然後武震以懾威之蓋不止成德可平也發之甚銳罷之無名為訂義福極之戒書洪範嚮用五福威用六賊所輕傷重亦大矣
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天所以嚮勸人用五福所以威沮人用六極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

綱秋七月以孔戣為嶺南節度使先是明州歲貢蚶蛤水陸遞

孔戣諫進蚶蛤

夫勞費時戣為華州刺史奏罷之至是嶺南擇帥宰相奏擬數人上皆不用曰頃有諫進蚶蛤者可與也乃以戣為之

裴度獨無言

裴度誓不與賊俱生

以問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對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臣觀元濟勢實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爾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以度兼彰義節度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為之流涕

鑑九月李愬將攻吳房縣名吳王闔廬弟夫緊奔楚楚封於此為棠谿氏本房子國以其封吳故名吳房今汝寧府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

遂平縣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斬首千餘級

李愬遣鄭澥
白裴度
兵非出奇不
勝
常侍良圖

雪夜擒吳元
濟

李愬招降董
重質

鑑又十月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及四境拒守守
州城者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
擒矣愬然之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
圖也愬等夜至張柴村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近城有鷺鷥
池即懸匏池在汝寧府北門外愬令驚之以混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
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城下無一人知者
李祐李忠義鑿厥縛反大鋤也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鷄鳴入居元
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尚寢笑曰俘因為盜耳曉當
盡殺之又有告者曰城陷矣元濟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
傳語應者近萬人元濟始懼乃帥左右登牙城內城也古者軍行治為牙
拒戰時董重質擁精兵萬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
重質之救爾乃訪重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重質重質

李愬素韃迎
裴度

使知朝廷之
尊

李愬論用兵

視遠者不顧
近

李愬見可能
斷

遂單騎詣愬降元濟於城上請罪梯而下之檻送京師不戮一人
屯於鞠場蹴鞠之處以待裴度度入城李愬具素音健巨展巨偃二反
衣出迎具此出迎者示尊敬之義拜於路左度將避之愬曰蔡人頑悖不識上
下之分數十年矣願公因而示之使知朝廷之尊度乃受之愬還
軍文城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今汝寧府確山縣山頂有皓月池四季生蓮花而不憂
愬嘗遣兵攻朗山不勝於吳房而不取愬攻吳房或勸愬乘勝攻利眾皆悵快愬獨喜勝於吳房而不取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
還冒大風盛雪而不止孤軍深入而不懼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
不論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為備矣取吳房則
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
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
者不計細若矜小勝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
於奉已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李愬不可能

者二

李晟仁義之

將

籌畧克肖乃

父

蔡人則吾人

生民之樂

蔡人始知有

真宰相有容

之度

裴晉公非當

時將帥所及

丁奉曰李愬所論用兵凡智將皆能之而其所以不能者有二
夫忌敵者恒情也而彼獨厚結李祐以圖其成爭功者常態也
而彼獨拜迎裴度以敦其讓蓋李晟乃仁義之將而愬為
其子故家法流傳如此况愬之籌畧猶有克肖乃父者乎

裴度以蔡卒為牙兵或諫曰蔡人反側者尚多不可不備度笑

曰吾為彰義節度使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

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燠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

罪死度除其禁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申時行曰穢惡之魁易去而未安之黨難懷既震之威已成而
新附之眾未集以難懷之黨而復疑其穢惡之餘以新附之人
而愈懼于我威之重則其已附者安知不懷反復之疑而其未
附者安知不激意外之變此其為心何示人以不廣而弭患之
術又何若是之踈也放豚入筮尚不可以復招可以人而待之
已甚乎善乎裴晉公之言曰元惡既擒蔡人則吾人真宰相有
容之度而其存心之公待人之誠信非當時將帥之所能及也

十一月上御興安門受俘斬吳元濟初淮西之人劫於李希烈

吳少誠之威不能自拔久而老者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

朝廷矣雖居中土其風俗獷戾過於夷貉故以三州之眾舉

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范祖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
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
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慎其所以守之者哉

賜李愬爵涼國公韓弘等遷官有差愬奏請判官大將以下官

凡百五十員上不悅曰愬誠有奇功然奏請過多使如李晟渾瑊

又何如哉遂留中不下而以李祐為神武將軍

十二月賜裴度爵晉國公復入知政事

戊戌十三年春淮西既平李師道憂懼不知所為李公度說之

納質獻地以自贖師道從之遣使奉表獻沂州府密諸城縣海

屬淮安府三州上從之

三月浚龍首池起承暉殿土木寔興矣裴度等切諫

李愬奇功

人君慎其所
以守之者

問憲宗浚龍首池起承暉殿何如

以外寇初平營繕太多不聽

朱黼曰滄海之大極潦不加溝壑之盈一雨輒溢人之器量小大猶是也舜能兢業於四夷來王之後成湯傲懼於十一征無敵之餘九夷八蠻通道細行之矜猶故也六服群辟承德逸欲不生猶昨也先王處成功之後類皆如是晉武帝平吳而急隋文帝平陳而驕唐憲宗定淮蔡而侈是與兩集賦漕流泛四出何異哉當是時李師道反覆不臣猶未之討也王承宗再討不服猶未納款也劉總尚未入朝吐蕃猶未息寇天下之事不滿意者其類尚多夙夜祗懼猶恐不給今考矢未彙土木已興閔閣未奏諫諍已懷夫以憂勤十年之功而隳喪於一役僅成之後不得正終以盡天年由量之不弘也

李鄴固辭相位

李鄴罷為戶部尚書吐突承璀引鄴為相鄴耻由宦官進至京師辭疾不視事固辭相位

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柏耆以策干韓愈曰吳元濟既就擒王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兵而服愈白度為書遣之承宗懼請以二子為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上許之詔洗雪承宗及成德將士復其官爵

譚忠說劉總歸朝

夏四月幽州大將譚忠說劉總曰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兵馮險自以為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盼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况今天子神聖威武苦心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志豈須更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為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李師道表言軍情不聽納質割地上怒決意討之秋七月下制罪狀師道令宣武今開封府魏博今大名府義成今大名府滑縣武寧今徐州橫海今河澗府兵共討之

李夷簡罷為淮西節度使上方委裴度以用兵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故有是命

李夷簡可謂君子
李夷簡屈於裴度

胡寅曰李夷簡可謂君子矣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楊憑取除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鑑時淮西既平。上寢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

轉運使程昉。曉其意。數進羨餘。以供其費。由是有寵。八月鏞以本

官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

負販者亦嗤之。裴度耻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

為天下治亂係朝廷輕重在輔相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

底寧。承宗歛手削地。韓弘興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

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爾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

隳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為朋黨不省。由是鏞益無所憚。昉亦

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遜。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禍

范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苟能服

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鑑上嘗語宰相。人臣當力為善。何乃好立朋黨。朕甚惡之。裴度對

朝廷輕重在輔相
朝廷處置得宜

程昉不敢知印秉筆

裴度可謂知言

裴度論朋黨

君子為徒謂同德

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君子小人志趣同者。勢必相合。君子為徒。謂之同德。小人為徒。謂之朋黨。外雖相似。內實懸殊。在聖主辨其所為邪正耳。

胡寅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器。不可以水及之。持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辟。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不存。久之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人君不知此道。其初信用忠賢。特以意氣相合。資之與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惟迎合希意之人。乃膠固不可解。此憲宗所以斥忠賢為朋黨。不知其自陷於小人之黨。可戒哉。

鑑上晚節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鏞薦山

人柳泌。能合長生藥。詔泌居興唐觀。煉藥。泌言天台山名在縣西多靈

草。誠得為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以

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

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以柳泌為公口州刺史

胡寅曰。憲宗信方士求長生。其臣不能及復深切極論。人生不可益。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之理。而以自古未有方士臨民

為言宜其不能回其君之惑也。漢武喜方士妻之以女矣。豈以古嘗有是而可為乎。憲宗徒以強辨壓其群臣而不稽其理。曾未幾時。金丹毒作。躁怒取禍。豈非無窮之求。監哉。

劉朝箴曰：人主而思保身乎。夫亦凝神於澹泊。栖志于和平。時動靜以固元神。宣慈儉以培陰德。麗色藏劍。我則遠之。厚味腊毒。我則薄之。清心寡欲。以恬養其天年。可矣。滴耒時也。適去順也。而又何觀焉。此唐虞夏后氏之所以壽也。憲宗惑方士之說。至使乘朱幡。驅五馬。揚揚乎吏民之上。而及其奏功也。金丹一服。躁怒轉甚。閹官伶奴。動遭捶撻。而中和殿之逆謀成矣。其始也。思以藥而留既盡之年。終也。竟以藥而戕未盡之年。將欲生之。卒用死之。將欲壽之。卒用歿之。憲宗何見而為此耶。夫郡縣親民之官。豈逍遙採藥之境。而養生養民。果可兼而為之也。吾恐隴畝之嘉禾不茂于靈草。而元元之膏血更赤于丹砂。是悞民也。悞國也。非獨悞人主之一身也。嗚呼。戒之哉。

鑑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十二月上遣中使帥僧衆迎之

鑑已亥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師上留禁中二月乃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

韓愈上佛骨表

頂供養者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諫以為佛者夷狄之一法爾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為寺家奴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是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百姓愚昧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微賤於佛豈可更惜身命佛本夷狄之人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宮禁乞以此骨付有司投諸水火求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能作

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大怒出示宰相將加愈極刑裴度崔

老莊與儒者

東道刺史自戰國之世老莊與儒者爭衡更相是非至漢末蓋之以

爭衡

佛然好者尚寡晉宋以來日益繁熾自帝王至于士民莫不尊信

韓愈作原道

下者畏慕罪福高者論難空有獨愈惡其蠹財惑衆故力排之嘗

作原道等篇行於世云

六經之文為

諸儒倡

韓愈所得一

出於正

其道自比孟

軻

韓愈篤道君

子

泰山北斗

問唐兵三變

歐陽脩曰唐興承五代剖分王政不綱文弊質窮龜俚混并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薰釀涵浸殆百餘年其後文章稍稍可述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流又利以樸刻偽以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其道自比孟軻以荀况楊雄為未醇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恤孤矯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佛老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昔孟軻距楊墨去孔子纔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

唐文三變何

如

唐文三變

唐文宛然為

一王法

卓然為一代

冠

韓愈起衰濟

溺

開雲馴鱷魚

韓愈所能者

天

論排獨韓愈

一人

群臣稍厭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嚆濟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翱等和一王法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冊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其可尚已

一表忠諒有餘
韓愈功齊力倍
韓公正議不屈
讀之凜有生氣

惻深切固見之與孟簡一書而其精微詳備無著本末之論於原道序文暢見之佛骨一表忠諒有餘釋氏之禍雖不以愈言而息然天下知其非是而著論者自愈之後益衆史氏謂功齊孟子而其力倍之詎不信然哉尹起莘曰憲宗號為剛果而所為若此者由其聖學不講素無理義以養其心故外物足以移之爾未幾金冊躁渴既不足以享長生之效而身且不保佛亦無如之何則其妄誕之說顯然矣韓公表諫幾致極刑要之排斥異端正議不屈讀之凜凜猶有生氣也

鑑二月李愬田弘正屢敗李師道兵師道聞官軍侵逼發民治鄆

州城塹坑也遶城水脩守備役及婦人民益懼且怨都知兵馬使劉悟

勒兵捕師道與其二子斬之函首送弘正營弘正大喜露布以聞

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凡戰克欲使天下聞知乃以板書獲捷之由不封以明告中外後魏以來乃書布建於竹竿上淄青

等十二州皆平自廣德德宗年號以來垂六十年藩鎮跋扈河南北三

十餘州自除官吏不供貢賦至是盡遵朝廷約束上命楊於陵分

李師道地於陵按圖籍視土地遠邇計士馬衆寡校倉廩虛實分

為三道上從之

鑑裴度纂述蔡邕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范祖禹曰憲宗有功而不矜豈不賢哉而不能勝其驕侈之心卒任小人以曠盛業何邪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

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胡寅曰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為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邕用兵度實任之

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又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

是又文類將順實有匡救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李京曰人臣事君以勢禁者不若以隱諷匡其惡者不若順其美責其所未至者不若保其所已能何也人王之心每喜諛而

惡直獎佞而遠忠况夫治平之世有可憂之幾而無可憂之迹彼諧臣媚子方且執其無憂之迹而不發其可憂之幾使吾固

言之而君固違之非惟其言之不見信吾之身且以不保君之志且以益驕亦奈之何哉噫晉公固有以見此矣朝進封事夕

貶潮陽退之事不可不鑒也雖然此又居功之道也晉公居朝廷之上挾不賞之功隘如憲宗其心固已疑之而兼之一時

裴度纂述憂勤機略何如

憲宗有功不矜

裴度纂述主德

裴度循常事而寓忠智之

裴度實有匡救

救

晉公得子房之術

諛人交口而尾其後于此不有所自免之策公其危哉故機略之著所以歸功使知睿謀英斷悉出于至尊而制命受成非由于專制公蓋得子房之術者也

刺史領支郡兵馬

烏重胤處置得宜

鑑夏四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權自作威福歸使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奸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州獨反也臣所領德棣景三州已舉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領之上詔諸道節度都團練都防禦經畧等使所統支郡並令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後河北諸鎮惟淮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置得宜故也

范祖禹曰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以異於無郡縣乎是故為法者使一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

裴度知無不言

武儒衡攻皇甫鎛

鑑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詔度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綱皇甫鎛專以培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言之鎛自訴於上上曰卿欲報怨耶鎛乃不敢言

綱史館脩撰李翱上疏曰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邇改税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陛下既已能行其難若何不為其易乎

六者政之根本六者太平所以興

綱秋八月庫部員外郎李渤病免渤使陳許還言臣過渭南諸縣

李渤謝病東歸

人多流亡。舊三千戶者。今纔千戶。迹其所以然。皆由以逃戶稅攤於比隣。致驅迫俱逃。聚歛之臣。剝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乞降詔書。懸絕計不數年。人皆復於農矣。執政見而惡之。渤遂謝病歸東都。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入朝。上待之甚厚。弘正三表請留。不許。乃加兼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猶以故事繼襲。故兄弟子姪皆仕諸朝。上皆擢居顯列。朱紫盈庭。時人榮之。

冬十月。貶裴潏為江陵縣名屬荆州府令。柳泌至台州。驅吏采藥。歲餘無所得。而懼逃入山中。浙東觀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鏞李道古保

護之上。復使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自黃帝

至於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自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

同天下之樂。若享天下之福。

裴潏諫服金丹

今真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自衒。奇技驚衆者。皆不執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邪。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熱。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藏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潏。

玄宗先理後亂何如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群對曰。玄宗用姚崇

用人所繫非輕

宋璟。盧懷慎。蘇頲。韓休。張九齡。則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匪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為亂之

玄宗理亂之所分

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為法。以天寶末為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鏞深恨之。

崔群至言矣

范祖禹曰。崔群之言。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武儒衡氣節

綱中書舍人武儒衡有氣節好直言上器之顧待甚渥人皆言其且入相令狐楚忌之思有以沮之乃薦狄兼謨才行擢左拾遺兼謨仁傑之族曾孫也楚自草制辭盛言天后竊位姦臣擅權賴仁傑保佑克復明辟儒衡泣訴於上曰臣曾祖平一在天后朝辭榮終老上由是薄楚之為人

鑑庚子十五年春正月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璀謀立澧王暉為太子上不許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於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弘志弒逆其黨類諱之不敢討賊但云藥發外人莫能明也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暉閏月穆宗即位于太極殿貶皇甫鑄為崖州屬瓊州府司戶市井皆相賀杖殺柳泌餘方士皆流嶺表歐陽修曰德宗猜忌刻薄以疆明自任耻見屈於正論而忘受欺於奸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用

問德宗憲宗優劣何如

憲宗真中興之主

盧杞趙贊則至於亂而終不悔及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至於唐亡其患以此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羣議卒收成功自吳元濟誅強藩悍將皆欲悔過而效順當此之時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其為優劣不待較而可知也及其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罹不測之禍尤甚於德宗嗚呼小人之能敗國也不必愚君暗主雖聰明聖智苟有惑焉未有不為患也賀善曰憲宗志平僭叛所向有功真中興之主矣獨以失於承宗則以任承璀也蓋帶有二病一任宦闈二好進奉綱目終憲之篇非是無譏辭者末年信惑異端身陷大禍豈不重可惜哉

綱二月上御樓肆赦事畢盛陳倡優雜戲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手搏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曰陛下宜廷問群臣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衡山人趙知微亦疏諫上遊畋無節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此誠國家急切之務

胡寅曰憲宗不知帝王之學遂不能擇人以教其子是以穆宗一日踐祚失道至此故善為國家遠慮者必以輔導太子為急而所謂輔導者在乎薰陶涵養而已矣此誠國家至急至切之務也

心正則筆正

柳公權筆諫

武儒衡以肩

揮繩

武儒衡意氣

目若

鑑上見愛州屬安南清化府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

遺翰林學士上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之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綱夏四月以元稹為祠部郎中知制誥上在東宮聞宮人誦稹詩而善之及即位宦官崔潭峻薦元稹為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繩集其上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

綱六月以崔群為吏部侍郎上召群對別殿謂曰朕升儲副知卿為羽翼對曰先帝之意久屬聖明臣何力之有

鑑上南過公除謂已成服除之以從公家之事不待終制也即事遊畋聲色賜與無節

綱秋九月大宴拾遺李珣帥同僚上疏曰元朔未改山陵尚新雖陛下就易月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合讌

內庭事將未可上不聽諫議大夫鄭覃崔郾五人進言陛下宴樂多過遊畋無度又晨夕與近習倡優狎昵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雖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上使人慰勞之

曰當依卿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上嘗謂給事中丁公著曰聞外間人多宴樂此乃時和人安足用為慰公著對曰自天寶以來公卿大夫競為遊宴沈酣晝夜優雜子女不愧左右如此不已則百職皆廢陛下能獨無憂勞乎願少加禁止天下之福也

綱冬十月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其下秘不發喪立其弟承元承元曰諸公未忘先德不以承元年必使攝軍務承元請盡節天子

以導忠烈王之志諸公肯從之乎眾許諾承元乃視事表請除帥諸將及隣道爭以故事勸之皆不聽詔以田弘正為成德帥承元

移鎮滑州將士諠譁不受命承元以詔旨諭之諸將號哭不從承

元承元盡節天子

王承元盡節天子

元出家財以散之。謂曰：諸公之意甚厚，然使承元違天子之詔，其罪大矣。昔李師道之未敗也，朝廷嘗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固留之。其後殺師道者，亦諸將也。諸將勿使承元為師道，則幸矣。大將李寂等固留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

光顏開陳天義

綱吐蕃寇涇州，以梁守謙為神策行營都監，并發八鎮全軍救之。邠寧兵以神策受賞厚，皆愠洶洶不止。節度使李光顏親為開陳大義，軍士感悅而行。將至涇州，吐蕃懼而退。

鑑綱四十六卷 終

